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四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

退讓

少帝以帝功德日懋天厯有歸欲行禪讓之禮乃進帝
爲相國加九錫賜殊物加殊禮焉冊云云侍中陳叔達
之詞也帝私謂元從府僚曰少帝今時可謂吾家所立
本爲社稷上報高祖冀終隋氏不失人臣豈期孺子尙
幼未復明辟僥倖之徒諷其假孤名器安有至尊霸儀
天子之禮假諸臣下何以爲國於是惟改丞相府爲相

府國而九錫殊禮並屬諸有司

創業起居注

臣伏見韶州奏事云廣州與臣立遺愛頌但碑所以頌德紀功披文相質臣在郡日課無所稱縱恭宣政理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私見在樞密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勅廣府卽停

宋璟

請停廣州立遺愛碑奏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霜毫生頷雪刺滿頭求退歸耕養慵巖穴樂生堯世死荷聖恩

開元天寶

遺事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於世識者
多非之此顏之推所謂詭符也楊綰有論著未始一

示人可以爲法易曰白賁无咎

困學紀聞

臣子儀言臣得同華州節度使華州刺史周智光牒稱
得耆壽薛遠等狀以華州是臣所生之地奏請與臣立
紀功頌德碑天慈曲臨已蒙聽許又得奉天縣令程暹
狀得百姓仇廷珍及僧山海等狀亦請與臣立碑及生
祠者伏以皇家受命祚運延昌雖妖孽暫興而天地終
泰收兩京之際陛下親總元戎臣忝職驅馳躬執鞭弭

指蹤逐寇皆聖主之雄圖靖難夷兇顧微臣而何力又
奉天之役大挫渠魁亦仗天威以集戎事必欲紀之金
石播美無疆理合昭宣聖功垂於不朽豈臣薄劣輒敢
當仁寤寐兢兢莫知死所瘡痍之後凋瘵未平更屬春
時實妨農事乞迴成命一切勒停庶老臣無貪天之責
疲人有息肩之望懇款迫切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

邵說

爲郭子儀讓華州及奉天
縣請立生祠堂及碑表

鴻坻謹案子儀尙有三表陳讓在當時諸臣中實爲

知體

瑊好書慕司馬遷自敘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

新唐

書渾

瑊傳

高郢爲兵部尙書以尙書右僕射致仕初郢再表乞骸骨不許又上言曰臣聞勞生佚老天理自然蠕動翾飛日入皆息自非貢禹之守經據古趙喜之正身匪懈韓暨之志節高潔山濤之道德模表縱過常期詎爲貪冒其有當仁不讓急病忘身豈止君命猶宜自舉故以魏待秦師唐睢請約車西說漢謀邊將充國對無踰老臣臣郢下才久辱高位由是得請

冊府元龜

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司文翰改京兆尹

唐書李建傳

淮南節度杜佑先婚梁氏女梁卒策嬖姬李氏爲正嫡有勅封邑爲國夫人膺密勸請讓追封亡妻梁氏佑請膺爲表畧云以妾爲妻魯史所禁又云豈伊身賤之時妻同勤苦宦達之後妾享榮封云云梁氏遂得追封李亦受其命時議美焉其後終爲李氏所怒社日公命食

彘肉因爲李氏割董而卒

桂苑叢談

鳩墀

謹案膺謂博陵崔膺

尊號起於唐中宗稱應天神龍皇帝後明皇稱開元神

武皇帝自後率如之陸贄嘗以諫德宗宗衮著尊號一

篇繫以贊云損之又損天下歸仁蓋託諷焉

春明退朝錄

歐陽公作文多自稱予雖說君上處亦然三筆嘗論之矣歐公取法於韓公而韓不然滕王閣記袁公先廟爲尊者所作謙而稱名宜也至於徐泗掌書記壁記科斗書後記李虛中墓誌之類皆曰愈可見其謙以下人後

之爲文者所應取法也

容齋五筆

韓退之孔戣墓誌言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

陌可杖屨來往也謂戮爲無是欲留之此姑爲說以留
戮可也若必待此而後可去豈善爲戮計者耶戮時年
七十三歸不及歲而卒如退之所云閭井田宅親戚誰
且無之顧不必盡求備能如戮毅然剛決固已晚矣若
又不能是終不可去乎

避暑
錄話

伏見淮南節度使王鏐所奏當道將吏僧道耆老等請
爲臣立去思碑伏奉聖旨允其所奏內惟菲薄聲績無
聞祇荷恩私慙懼交至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伏
蒙先朝過獎累典方隅頃鎮江都十有四載數周星紀

水旱備經境接淮瀆兵戈時起至於邑里麤免流離非
臣所能悉稟聖化在唐堯可封之日奚假吏才當漢宣
責實之時皆承詔旨王鐸與臣交代輒有上聞况以去
思爲名慙無可紀之績伏以建碑示後甲令垂文苟非
至公翻益貽誚臣伏覽故事宋璟自廣州都督入拜尙
書南海之人請爲刊石璟自遜讓至於再三雖勒其文
竟從降制著在國史舉爲美談璟非苟榮人益見德臣
才識不逮心實慕之伏乞聖慈賜寢前命

爲杜司徒讓
淮南立去思

碑表

劉賓客文集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已也

日知錄

穆宗卽位徵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羣曰我昇儲位知卿爲翳翼羣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辦南陽之贖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

唐書崔羣傳

昨除田布魏博節度制中誠云一飯之飽必均於士卒一毫之費必用於戈矛今以五百匹絹與臣臣若便受

則是有違制命不副天心

讓衍狀

白氏長慶集

曲江縣五百人以狀詣觀察使請作碑立生祠公自陳所爲不足述假令如百姓言乃刺史職宜如此何足多者不願以小事市名觀察使嘉其讓密以狀聞遷合州

刺史

東海郡開國公徐公行狀

李文公集

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請立碑頌德緒以弟絢在輔弼

乞賜寢停

唐書令狐緒傳

古人稱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先哲所以趨舍異懷隱顯殊迹蓋兼之者鮮矣今余自

春秋至西漢取其卿大夫進能知止退不失正者綴爲

此賦

知止賦序

會昌一品集

及立襄王請邁爲冊文邁曰少嬰衰疾文思減落比來
禁署未免倩人請命能者竟不措筆乃命鄭昌圖爲之

唐書蕭

邁傳

鴻臚

謹案襄王爲朱玫所立故邁不爲作冊

詔以太子太師盧知猷撰韓愈德政碑文前戶部侍郎
司空圖爲頌建累表堅讓從之初是歲春華人表請爲
建立碑時建上第三表讓至是知猷與圖詞成帝令琢

其二碑建又面奏堅乞寢勅其碑竟不立

冊府元龜

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矻石耳瑒伯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閒居賦自託常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

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

新唐書楊瑒傳

全子栖每爲文則入自課菴一文必三草及十年之後

悟其淺近必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雲仙雜記

右澤州盤亭山千峯禪院後唐明宗賜僧洪密勅蓋明宗踐位日洪密具表稱賀以此答之文曰退避無所愧

而良多嗚呼五代之季安得聞此長者之言哉歐陽子
謂明宗武君不通文字觀署尾數大字出自親判上有
璽曰書詔新鑄之印可異也

千峯禪院
碑勅跋

曝書亭集

崔沂昭宗時累遷員外郎知制誥性抗厲守道而文藻
非優嘗與同舍顏蕘錢珣俱秉筆見蕘珣瞻速草制數
十無妨譚笑而沂自愧翌日謁國相訴曰沂疎淺不足
以供詞翰之職相輔然之移爲諫議大夫

舊五代
史本傳

初稅爲學士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稅以唐故事
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

樂

後五代史
崔棹傳

崔棹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詔甚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曰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爲凡受託而作者必親札致之卽焚其藁懼泄人之假手也

舊五代史

唐同光元年莊宗平梁遷都于洛陽十二月溥遣使章景來朝稱大吳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其辭旨卑遜有

同箋表

舊五代史
楊溥列傳

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爲舉人格樣學士竇夢

徵張礪輩撰格詩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未以爲允夢
徵等請憚爲之憚笑而答曰李憚識字有數頃歲因人
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髦俊爲之標格假令今卻稱進士
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

識大體

舊五代史
李憚傳

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
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藩鎮

後五代史

南唐
世家

高曠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游黃

頰之谷遂至白牛之溪注云王績嘗題詩黃頰山壁愚

案負荅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谿當從龔本

困學紀聞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王無功爲傳云著獨遊頌及河渚

先生傳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爲祭文云明

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用以密養正

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

困學紀聞

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
食傍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無俗氣攜

全唐文紀事

卷三十四

九

酒對飲尙有典型先生又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開
物寄道懸解之作也時取翫讀便復江湖相忘吾往見
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峩峩蕭瑟真不可
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
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
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
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

答馮子華
處士書

東臯

子集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

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
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品相
得又曰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嗟
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
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

困學
紀聞

東臯子始仕以醉懦罷鄉人或謂之東臯子不屑也退

著無心子以見趣焉

王績無心
子傳序

東臯子集

常醉臥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傅奕青山

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唐書傳奕傳

伊垂拱二歲孟夏四日怛芻寅卯之際吾六兄同人見疾大漸惟幾將遷冥於未始委化於伊洛之間僑居惠和里之官舍自古有死於乎哀哉他日先誥其第七弟紹宗曰吾嘗幽贊真誥肇創元圖祕錄別傳內本人境不傳如或不忘款志儻存其兆可取一塊青石其上有自然平者刊刻爲字俾諸來裔知吾之用心也其銘文皆力疾繇微勉情韋課含精寓爽藉響乘光彷彿曖昧不獲已而口授之外姻密友憑真考行強號曰太和先

生庶追道跡光眾妙也

王紹宗兄元宗口授銘序

隱士朱君記靈池縣圖經云朱桃槌者隱士也以武德元年於蜀縣白女毛村居焉草服素冠晦名匿跡織屨自給口無二價後居棟平山白馬溪大磐石山石色如冰素平易如砥可坐十人石側有一樹垂陰布護於其上當暑熾之月茲焉如秋桃槌休偃於是焉有好古之士多於茲遊朱公或斲輪以爲資前長史李厚德後長史高士廉或招以弓旌或道以尺牘並笑傲不答太子少保河東薛公稷初爲彭山令聞其風而說之乃作茆

焚賦以贈焉泊解印還京假途就謁其室已虛矣但遺
蹤宛然訪於鄉里云朱公或出或處或隱或顯蓋得道
者薛公題讚於其壁而還長安復數年鄉人時見朱公
而竟不知所在其所隱之石今亦不得巨木之下惟石
洞存焉近年石洞長亦閉塞後宰邑好事者刻賦爲碣
立於洞門官道之側然鄉邑祈請焚香禱祝者頗有靈
應自非得道證品孰能與於此乎

謹案錄異記全載其賦與今本小異附錄

於此若夫虛寂之士不以世務爲榮隱遯之流乃以閒
居爲樂故孔子達士仍遭沮溺之譏叔夜高人乃被孫
登之誚况復尋山玩水散志娛神穩臥茹焚之閒屬想
青雲之外逸世間之煩襟遂明時之高志而已矣其辭

曰若乃觀余菴室修諸陋質野外孤標山旁迥出峭壁
則剝落而通風懸崖則摧頹而瀉日時或居間晚思景
媚青春陶斯澗谷委此心神削野藜而作杖卷竹葉而
爲巾不以聲名爲貴不以珠玉爲珍自然風前引籟月
下高眠庭唯三運琴則一絃散誕池塘之上逍遙巖壑
之間逍遙兮無所託志意兮還自樂向明月以彈琴對
清風而緩酌望嶺上之青松聽雲間之白鶴用山水以
優游忘琴書之寂寞冥谷中緬覺鳥聲多聲多音韻自相
和見許毛衣眞亂錦聽渠聲韻宛如歌調絃聲緩急向
我荻茨集時逢雙燕來屢值遊蜂入冰開綠水更應流
草長堦前還復濕吾意不欲世人交吾意不羨錄異
功名立將知世事盡徒勞爭似幽棲長自戡記

鴻輝

謹案杜光庭所載乃薛稷爲彭山令高桃椎之

風因作荻茨賦以贈洎解印還京假途就謁則其室
已虛復題讚於壁而還考成都文類全蜀藝文志其

載薛稷讚卽以隱士朱君記靈池縣圖經以下百數
十字作讚序又以茆茨賦爲桃椎自作傳聞之異疑
不能明也

王希夷徐州人隱於嵩山元宗東封勅州縣禮致時年
已九十六詔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聖去智抱一居貞
久謝囂塵獨往林壑屬封岳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
應茲嘉召雖紆綺季之迹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
儒俾愈一作全高於上齒可中散大夫守國子博士特聽

還山

大唐新語

君諱希銑字南金嘗撰自古以來清白吏圖四卷仍自
爲序贊以見其志宰相黃門侍郎韋承慶中書舍人馬
吉甫等美而同述焉盛行於世

上柱國汲郡開國公
唐使君神道碑銘

顏魯
公集

顏帖爲刑部尙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
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
墨蹟在予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在于相家而清苦甚於
寒士嘗摸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公爲尙書其貧
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

唐顏魯
公法帖

集古錄

挺之素歸心釋典事僧惠義及至東都鬱鬱不得志成疾自爲墓誌曰天寶元年嚴挺之自絳郡太守抗疏陳乞天恩允請許養疾歸閑兼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任二十五官每承聖恩嘗忝獎擢不盡驅策駑蹇何階仰答鴻造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爲人士所悲其年九月寢疾終於洛陽某里之私第十一月葬於大照和尚塔次西原禮也盡忠事君叨載國史勉拙從仕或布人謠陵谷可以自紀文章焉用爲飾遺文薄葬斂以時服挺之與裴寬皆奉佛開元末惠義卒挺之服緘麻送於龕所寬

爲河南尹僧普寂卒寬與妻子皆服縗經設次哭臨喪
子送喪至嵩山故挺之誌文云葬於大照塔側祈其靈
祐也

唐書嚴挺之傳

乾元己亥至寶應壬寅歲時人相誚議曰元次山嘗漫
有所爲且漫聚兵又漫辭官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

漫論

序次
山集

天寶初威儀元丹邱道門龍鳳厚禮致屈傳籙於嵩山

東京大唐

關二字

宮三請固辭偃臥未幾而詔書下責不

得已而行入宮一革軌儀大變都邑然海鳥愁臧文之

享獲狙裂周公之衣志往迹留稱疾辭帝尅期離闕臨
別自祭其文曰神將厭余余非厭世迺顧命姪道士胡
齊物具平肩輿歸骨舊土王公卿士送及龍門入葉縣
次王喬之祠目若有覩泊然而化

唐漢東紫陽先生碑銘

李太

白集

臨終之際以縉在鳳翔忽索筆作別縉書又與平生親
故作別書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旨捨筆而絕

唐書王

維傳

延和太極之間公既留司東都遂鸞所乘馬就故人監

祭御史張泫子澗河南府崇政坊買宅以製居建宗廟
於西南維先太夫人安平郡夫人堂在宅之中儉而不
陋淨而不華六十餘年榱棟如故爲常侍時著陋室銘
以自廣天寶末子孫灑掃貯書籍劍履而已逆蕃再陷
洛陽屋遂頽圯唯檐下廢井存焉長子成甫倜儻有才
名進士校書郎早卒祐甫能荷先業以進士高第累登
臺省至吏部郎中充永平軍節度使尙書李公勉行軍
司馬兼侍御史中丞永懷先德明發不寐恐茂烈烟淪
罔垂後裔乃刻陋室銘於井北遺址之前以抒所志某

夙仰名教實欽孝公之盛德晚聯臺閣竊慕中丞之象
賢又能好我不遺見託論譔採風猷而莫窮萬一涉泉
海而豈究津涯操筆強名退增戰慙時則大厯十一年

青龍景辰孟夏之月也

崔孝公陋室銘記

顏魯公集

嘗以列禦寇拒粟其妻怒是無婦也樂羊子拾金妻讓
之是無夫也乃撫古聯德高蹈者以楚接輿老萊子黔
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孺梁鴻六人圖象讚其行因以自
倣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
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

持詔幣卽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
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
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
洛陽令韓愈遺書云云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
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淮西上平賊三術
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爲守守不成不失
爲戰又上禦戎新錄乃以著作郎召渤遂起歲餘遷右
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三
年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辨讎渤雖

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擢爲庫部員外郎

新唐書
李渤傳

居易旣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爲池上篇

文多不錄又效陶潛五柳先生作醉吟先生以自況文章曠

達皆此類也

唐書白
居易傳

無請太常諡無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

先生傳一本可矣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

醉吟先生
墓誌銘序

全
上

白樂天云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啟期

徒於衛叔寶達人之言也

國學紀聞

道病先自爲墓誌將歿又爲書一通命緘致几上其家發之皆送終遵儉之旨

唐書辛祕傳

嘗謁湖州崔使君不得志臨發以書別之曰灣聞蓬萊山藏杳冥間行可到貴人門無媒通不可到驪龍珠潛混瀆之淵或可識貴人顏無因而前不可識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載請執事三趨戟門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魚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食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實無

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溪上風便
囊中金貧望甘棠而歎自引分而退灣白遂歸會稽山

陰別墅其耿介類如此也

朱

唐才子傳

饒州良牧守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圃立祠
以事此外知名者蓋鮮白樂天集有吳府君碑云君諱
丹字真存以進士第入官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
四五歲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既冠喜道書奉真籙每
專氣入靜不粒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爲
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不忍見其饑寒慨然有干祿意

求名得名家無長物澹乎自處與天和始終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終於饒州官次大畧如此吳君在饒雖無遺事可紀以其邦君之故姑志於書吳爲人清淨恬寂所謂達士然年過八十尙領郡符又非爲妻子計者良不可曉唐之治不播棄黎老故其居職

不自以爲過云

容齋
三筆

寶歷元年路隨爲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唐會
要

故人清河房茂長刺商山成簡靜之化曰隱居之類也

畫茲圖以貽予緬乎沈吟想似之不足故爲文以懿之

韋渠牟商山四

館畫圖贊序

包山神景觀林屋洞院碑唐開成三年建石已殘缺據
其所述蓋唐肅宗時有自潤州刺史求入道者又云乃
去權位散祿親知草屨杖藜游乎山岳至此山於洞之
西門造元壇立室修元元真容而石刻斷折莫知其姓
名爲誰氏其銘有云毛公唐君前後出處蓋唐君斯人
也碑中亦述周息元之事云止於內殿帝頻見就問以
道德之門乃獻諫書毗聖化其文間可見不能詳知噫

高士之節固難得偶有一焉又遠遁山澤不與人接其名聞於王公大人者幾希矣如此碑所載者既不見於史冊託之金石又復磨滅掇拾存之而不得其完惜哉

吳郡圖
經續記

昔人多喜言仲長統所爲史言其少不應州郡辟命嘗以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云云斯言信美然吾以其言事本末考之乃徒有是言耳范史徒錄其言更不復辨後生遂概以爲高世遠引之士李文饒知止賦云仲旣得於清曠

雖文饒猶然人固亦易欺耶

玉潤雜書

杜紫薇牧位終中書舍人

牧字牧之爲湖州刺史逾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

舍人自作墓誌云生平好讀書爲人亦不出人曹公曰吾

讀兵書戰策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可爲上窮天

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典吳興日夢人

告之曰爾位至郎中復問其次曰禮部再問曰中書舍

人終於典郡耳又夜寢不寐有人卽告曰爾改名畢又

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非空也過隙

也

新書俄而炊飯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案誌文詳見樊川文集

逾月而卒

紺珠集作未幾

平金華

子雜編

天隨生宅荒少牆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案
至夏中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責童兒採掇不已有人
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曰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
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
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
食耶

笠澤叢書杞菊賦曰惟杞與菊偕寒互緣或穎或
茗烟披雨沐我衣敗綿我飯脫粟羞慙齒牙苟且

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
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語林

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摘微旨

見有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爲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於石竟以是學爲已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撫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痛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於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爲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

已作矣

甫里先生傳

文苑英華

晚年爲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爲休休亭記

曰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瞶三宜休又少而墮長而率老而迺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云云其詭激嘯傲多此

類也

唐書司空圖傳

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餽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旣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日知錄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游至先生遺廟而潁水古

全唐文紀事

卷三十四

五

風舊山巋然追懷古蹤慕羨至道以時酒敬酌於靈既

酌既拜獻乎言曰

不錄

柳識許先生潁陽祠庭獻酌文

裴晉公自爲誌銘曰裴子爲子之道備存乎家牒爲臣之道備存乎國史杜牧亦自銘曰嗟爾小子亦克厥修此二銘詞簡而備白居易亦自爲銘顏魯公在蔡州知

必禍及自爲誌銘置左右

唐語林

杜預自表營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取制於邢山鄭祭仲之墓陶淵明自作挽詞自祭文杜牧之白樂天辛祕李栖筠王績嚴挺之柳子華皆自撰墓誌盧照鄰李適

司空圖自作墓衛大經自鑿墓自爲誌顏魯公在蔡州
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謂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
可處死若魯公可也

倚覺察
雜記

陳搏陝西人能爲詩數舉不第慨然有塵外之趣隱居
華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
牢籠英傑且以搏曾踐場屋不得志而隱必有奇才遠
畧於是召到闕下拜左拾遺搏不就堅乞歸山世宗許
之未幾賜之書勅陳搏朕以汝高謝人寰栖心物外養
太浩自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旣不屈於王侯遂隱

居於巖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乎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山
涂暫來城闕浹旬延遇宏益居多白雲暫駐於帝鄉好
爵難縻於達士昔堯唐之至聖有巢許爲外臣朕雖寡
薄庶遵前鑒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乍
反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

知悉卽陶穀之詞也

五代史補

高祖卽位聞其名遣使齎書致禮徵爲右諫議大夫雲
叟稱疾不起上表陳謝高祖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尋

賜號逍遙先生

舊五代史
鄭雲叟傳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四終

全唐文紀事

卷三十四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五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名理

嘗觀劉孝標辯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辯命論以釋之大旨以爲人稟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於命其蔽已甚時晉府學士柳顧言諸葛穎見而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足療劉子

膏肓

舊唐書
蕭瑀傳

全唐文紀事

卷三十五

一

顯慶五年烱時年十一待制宏文館上元三年始以應制舉補校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象尋返初服臥病邱園二十年而一徙官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蓋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爲禍福由人

故作渾天賦以辯之

渾天賦序

盈川集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發土得唐碑乃婦人爲夫所作其文曰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爲鄱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鄉鄰耆舊無不太息惟予獨

不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
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
何憂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歸公八載恩義
有奪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
何言予案唐世上饒本隸饒州其後分爲信故曹君爲
鄱陽人婦人能文達理如此惜其不傳故書之以裨圖

志之缺

容齋
五筆

余執性介直動多違忤茲讀老子至和光同塵竊有慕
焉因而賦之

謝偃塵
賦序

文苑英華

全唐文紀事

卷三十五

二

鴻臚

謹案此賦應魏王教作

王勃滕王閣記落霞孤鶩之句一時之人共稱之歐陽公以爲類俳可鄙也然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樂極悲來識盈虛之有數亦記其意義甚遠蓋勃文中子之孫世尙其學一時之人不識耳

聞見後錄

書曰張說才命論一卷假才命答問以叩窮達之理又

隨句注釋

玉海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尙不能

至於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減晉人

耶丹鉛
續錄

司馬子微有坐忘論程子謂其坐忘卽是坐馳蓋心與
理一者心無一事不容一物而衆理備具萬象森然也
習忘則逐於虛無雖與逐於利欲者清濁不同而其逐

則一也

讀書
日記

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祕書少監

王紹宗見而賞嘆曰此後來王粲也

唐書蘇
晉傳

玩鷗亭記云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爲虎

使吾爲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爲蛇苟吾心如木石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爲不可玩哉

丹鉛雜錄

雅尚元言宗釋道二教嘗著王開先生傳以見意文多

不載

唐書楊綰傳

尤工文辭藻思清贍而宗尙元理含光晦用不欲名彰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

全上

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唯說易不成行於代者五

篇而已識者服其精峻

唐國史補

熊執易通於易理會建中四年試易知險阻論執易端

坐剖析傾動場中乃一舉而捷

唐國史補

安定梁肅字敬之學止觀法門於沙門元浩其未知也
患不能知之既知之患不能至之於是作心印銘蓋几
杖盤孟座右之類取其自省也其文自浩浩羣生至有
無云云言未知也自本則不然至終篇言其既知也以
既知之心印其未知號曰心印銘大抵與經論合而歸
於無相庶乎哉諫獲與敬之遊又嘗聞浩公之言故序

其所由然著於銘之首云

陳諫心印銘序

鴻臚謹案諫德宗時人爲劉晏屬吏

原人謂命於兩間爲夷狄禽獸之主主而暴之不得爲
主之道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此說已見仁
之全體大用漢唐諸儒不及也

黃氏曰
抄讀韓

原鬼謂鬼無形聲而接於民者物之怪說亦工原之爲
義皆推明正理以祛世俗之蔽者乎古然而今亦然理
然而事亦然則亦何俟乎公之原

全上

昌黎訟風伯以旱故爾皇甫持正讓風其意則謂昨自
南昌迄建康路長而疾今由建康抵家終不百里疑風
之喜怒而以淹留讓之辭義不襲其師他日東坡僧伽

塔詩云去得順風來者怨荆公亦云人生萬事反覆多
道路後先能幾何之句於風伯掃空恩怨矣

愛日齋
叢鈔

僕友王彥法善談名理嘗謂世人但知韓退之不好佛
反不知此老深明此意觀其送高閑上人序云今閑師
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
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墜委靡潰敗不可收
拾觀此言語乃深得歷代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所見
處大勝裴休且休嘗為圓覺經序考其造詣不及退之
遠甚唐士大夫中裴休最號為奉佛退之最號為毀佛

兩人所得其淺深乃相反如此

子嬾真

韓退之謂高閑上人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其爲心泊乎無所起其於世澹乎無所嗜予謂果能爾則是顏氏

子也而何關於佛乎

寓簡

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

鶴林玉露

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極摹寫形容之妙疑專於譽穎者然於篇末曰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其不足於穎多矣大學聽琴序則曰有

一儒生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於尊俎之間，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怡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嘆及莫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何嘗有推手遽止之意，合詩與序以觀其去取，固較然抑又知琴者本以陶寫性情而水炭我腸，使淚滂而衣濕，殆非琴之正也。

佩章齋輯聞

世所傳柳州羅池廟碑一紙，必以太守印署之，予異而問焉。柳人對曰：吾柳江中時有風浪，若取太守所印碑以過，輒無恐，故相沿用之也。因憶明人劉挺筆談言是

碑嘗入瓦礫中兵火之餘土人取以築城所築之處卽
圯累築皆然因驚訝而物色之則碑在焉石已橫裂爲
二相與扶而植之有是哉柳子之靈爽爲可畏也昔田
拾遺論柳子謂其精多魄強斯語最善知鬼神之情狀
古之人生爲明聖沒爲明神其來也有自其去也有歸
故生甫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要不必以禍福驚動人
而後使人知其不朽於冥冥中也乃柳子以不世出之
才方將大有爲於天下一擲不中而不免於奸邪之目
投老荒裔沒而猶視彼其精則英多磊落之精其魄則

蕊結沈寃之魄固有不能與金石俱消者是大造游魂
之變有此別種而不可以常例論也且吾嘗讀柳子祭
呂衡州文而有會也柳州之與衡州八司馬中眉目交
情尤篤而柳州之哭之已有蕩爲太虛結爲光曜爲雨
爲露爲雷爲霆復爲賢人奮爲神明之問是其所以抒
寫憤懣而爲身後之兆者豫見於此亦可傷矣劉煦以
爲柳人之妄而咎昌黎之遽實之其議雖近於正然於
鬼神之德則未通也雖然柳子生平操論依乎中庸故
其言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援天以爲高其所

以詆左氏春秋內外傳呂不韋月令者不遺餘力垂老
遺言忽躬蹈之得毋應自笑耶且夫柳州之有惠政於
柳其遺愛之惓惓於民而廟祀之宜也必以禍福驚動
之以示其奇則反淺矣若龍城錄爲王性之所僞作其
載羅池石刻之文蓋因昌黎詩中語而附會以成之非
昌黎反用其語也木筆雜鈔乃還取以證昌黎詩誤矣
今柳州有柳子遺墨書此數語而其文稍與錄不符蓋
亦柳人之僞也

改柳州羅池廟碑

鮎埼亭集

李翱云滅情以復性不若王弼云性其情久行其正也

李雜乎禪王協於易

丹鉛
餘錄

按柳子謂廉恥爲義之小節蓋有之矣然理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則管子之論亦未可以爲非也然其言明辨可喜故取焉

柳宗元
四維論

文章正

宗

人爲萬物之靈未易稱也記曰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柳子厚送弟謀序云問管仲曰人也若謀也非所謂人歟

吹劍錄
外集

柳子厚天說謂天地如果蘇人生其間鑿剖元化如果

全唐文紀事

卷三十五

八

蘇中蟲蠹人能剔除蟲蠹是有恩於果蘇者人能戕害
人是有恩於天地者故惡人常爲天之所庇而善人常
爲天之所災劉禹錫謂其有激而言言雖過激然亦有
所本卽莊子人之小人天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之說又謂天地於人猶父母於子父母有命子不從則
爲悍天欲禍人而仁人逆天以福之是亦悍之類也故
金踴躍自以爲莫耶則大治必以爲不祥之金人成形
自以爲人則造化必以爲不祥之人造物之視人猶大
治之視金此則柳子之宗也但文詞奇崛柳子不能爲

耳沙溪
集

柳子厚作罵尸蟲文謂其匿人腹骸間伺人隱慝上訴
天帝故人多殃咎文字甚精麗然亦寓言譬當時惡已
者以快私忿余謂使無尸蟲則已若人人有之且人人
知其能上訴則孰敢爲惡以殃民戕世哉故放利小人
惟恐有尸蟲憂世君子惟恐無尸蟲也而肯罵哉

沙溪集

劉子閒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曷歸歟對曰因之爲言有
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之徒放詞
乎無方措旨於至當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於是造

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立匪寓以因爲目因論之旨

也云爾

因論七
篇引

劉賓客文集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不能無弊易曰君

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餘冬
序錄

朱子曰六藝之目曰禮樂射御書數夫禮貴乎爲容樂
重乎知音射賞乎中鵠御美於如組數優於推歷此五
者皆以精能爲善至於書豈不然哉爲其才有短長故
君子不以定不肖然德均則藝勝矣觀韓子之序知書
之不可僞觀夢得之論知學之不可已也子厚以爲病

癖不亦過乎然亦足警夫耽嗜者也

墨池編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斯由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凶述其所以然用自微遵命

曰動靜交相養賦云

動靜交相養賦序

白氏長慶集

庾翼謂天公憤憤李文饒曰昔秦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吁爲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是之謂知

天

困學紀聞

夫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窮大聖之始性根古人之

終義其在十原乎嗚呼誰能窮理盡性通幽洞微爲吾
補三墳之逸篇修五典之墮策重爲聖人之一經者哉
否則吾於文尙有歉然者乎

十原
系述

皮子文藪

臣實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古或觀
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既察置圭亦聞測管究黃鍾
於玉律窺碧落於璿樞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張平
子則儀鈞地動臣仰遵前哲輒揆圓虛偶識海潮深符
易象理皆撫實事盡揣摩既當鳳紀之朝願陳蠡測之
見臣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又聞天垂象而六合成

道生一而三才具皆由日月運乎陰陽是謂神明分乎晝夜伏知此道盡在陛下睿鑒之中故不俟微臣因此別白然自古以來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既久而人不見其行海大無涯潮潛生而人不知其候上古聖人則之於八卦學者演之成六家而有講論未明根本不固天垂大法假乎微臣獲在聖朝彰此愚見是敢竊以所撰前件潮賦并圖進上臣爲此賦以二十餘年前後詳參實符象數願潢汚之水輒赴溟渤之流而雕蟲所爲刻

鵠難肖塵冒天聽罪當鼎鑊

盧肇進海潮賦狀

王坦之作廢莊論一篇非莊周之書欲廢之其旨意固佳矣而文理未甚工也且祇言其壞名教頹風俗而未能屈其辭折其辨是直詬之而已莊周復生肯伏之乎其終篇又同其均彼我之說斯魯衛也然則莊生之書古今皆知其說詭於聖人而未有能破之者何哉則聖人果非而莊周果是矣既莊生云非聖人云是是何爲不能勝非哉余甚憎之或有曲爲之說使兩合於六經者或有稱名實學與元奧不同欲兩存者皆妄也故荀卿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則異術必宜廢矣余既

悟荀卿言嘉王生之用心而憐其未盡故爲廣之云

李

廣廢莊
文苑英華

予頃嘗爲一體書賦亦畧陳梗槩今復論之用臻其理

蔡希綜
法書論

成都唐有劍南西川安撫副使馮涓撰重起中興開元
寺碑序會昌大中年釋寺廢興之事其畧曰釋氏不可
以終廢者由學徒之心一也國令不可以終行者由時
代之意殊也予讀之數四亦詣理之言也

儒林
公議

余嘗志於元言每尋莊老莫不虛心竦神銳精厲志究

夫道源孰不因氣而生者其功也大其應也細述之無

已遂成賦云

闕名氣賦云

文苑英華

羅濟華陽人子處約有才思常作黃老先六經論人多

重之

十國春秋

荆鼇宣城人善屬文南唐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率

不能自振鼇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爲本有承平餘風

陸游

南唐書

鴻輝

謹案十國春秋載鼇之言曰夫文章者所以達

道德之本發才智之蘊使旨勝於辭理過於文爲得

之矣其餘摘裂章句鈎枝屬耦綺麗悅目清新沃耳
則吾不知也聞者善之

愚嘗覽白太保所作續崔子玉坐右銘一首其詞旨乃
典乃文再懇再切實可警策未悟貽厥將來又見姚崇
卞蘭張說李邕皆有斯文尤爲奧妙其於束勗婉婉乃
千古之鑒戒資諛矣愚竊愛其文惟恨世人不能行之
十得其二一日抽毫遂作續白氏之續命曰續姚梁公
坐右銘一首雖文經理緯不逮於羣公而亦可書於屋

壁云

續姚梁公
坐右銘序

禪月集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五終